

近思錄集註

江馬鐵馬社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

潘庭筠

謄錄監生

臣

史光陽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集註卷七

歸安茅星來撰

去就取舍

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出而措之國與天下矣而出處尤不可苟漢唐諸儒惟不明此義故雖王仲淹韓

文公之賢猶不能無欲速于進之意因特於此具論之以見可以出而有為則治道治法具在舉而措之焉可也不然則明其道以傳之其徒無不可者所以十一卷特詳教學之道使有所據依其十卷臨政處事之方出與處皆可用也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

足與有為也

呂本古之人作古人之易傳道下無之心二字 易傳下同 蒙象傳

君

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

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需初九象傳

上條言賢者不可急於求進此條言雖不進而志或不能不動則亦不能以守其常也所以足上條未盡之意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

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

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

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

三者則無咎也

比並音避長張丈反推原占者謂推原象占之吉凶以決其可比與否也元

永貞三者正所謂決其可比者而比之也上比下必有此三者謂當修其在己者也下從上必求此三者謂當審其在人者也修其在己使可以當衆之比而無咎審其在人亦必其實有足以當吾之比而後可以無咎也不然則事不成必有戮辱之及事成亦蒙惡逆之名安能免於咎乎胡雲峰曰原筮本義讀如原蠶原廟及末有原之原訓作再與程傳異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

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

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

上去

聲 此就人之不能安履其素者痛言之以見其必有咎也 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

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 處上

聲樂音洛 九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而初處至下能安

其素而往是不以貧賤而改其所樂者也異日出而有

為可即於此而信之矣此亦孟子所謂禹 稷顏子易地皆然之意 以上初九爻傳 若欲貴之心

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承上文言賢者之進而有

為者是專以行道為心者也天理之公也故無不善若

使有欲貴之心交戰於中則是猶未免乎人欲之私矣

故不能安履其素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

初九象傳

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

以道而自亨乃道否也

否批美反 否六二象傳不以道以下指小人吉而言道否見

不足為吉也所以足夫子未盡之意胡雲峯曰二陰在下小人之羣也大人不為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張氏曰小人頗多學為包承者君子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

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

從正當專一也

隨六二象傳正與是指五之正應而言邪與非指初而言二若志係於初之小子則舍九

五之丈夫必不能於二者兼而與之也故學者當慎擇所從使可宗而主然後為得也 高氏曰里克之中立鄆析之

兩可壞名喪節多由於此可不戒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

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君子所貴之賁易傳作賁初九傳君子所

賁二語指賁其趾而言世俗所貴二語指舍車而徒而言賁其趾者自盡其所當為之道義也舍車而徒者不處非道之富貴也愚按王弼註云在賁之初以剛處下居於無位棄不義而安徒步以從其志者也其說頗與此相發明

因錄之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

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

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

上九以陽剛之才居蠱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

之外無所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也故下文因此而歷推之

有知止足之

道退而自保者

朱子曰如疏廣父子雖未盡出處之正然親見不可輔導計惟有去而已觀自

云不去懼貽後悔亦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

分音問

是省事恬退底人
問此與工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
是能為者量能度分是不能為者
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

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

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豐工九傳

遯

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

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長張丈反葉氏曰艮下乾上為遯二陰初長

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
猶可與時消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楊誠
齋曰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
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大壞也問以彖辭小利貞浸

而長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言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似與程傳意不同朱子曰如程傳所云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云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止而健陰進而長則小指陰柔之小可知况當遯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傳雖善而有不通矣愚按王註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程子之說蓋本乎此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艱葉本作難

王允字子師太

原初人漢獻帝初平初為司徒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等密謀誅董卓詳後漢書及魏志謝安字安石

陳國陽夏人也時桓溫權震內外安為吏部尚書中護軍
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卒安晉祚詳見晉書上條言高
尚其事又恐如沮溺之流避世長往而不顧故以此條
繼之言雖知道之將廢亦不可坐視其亂而不之救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

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

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處上聲
離下

坤上為明夷初九明體居初雖有見傷之端其事未顯
日入地中明傷而昏暗使不得上進是處甚艱也君子
於行謂去祿退藏見幾之明也有所適而主人有言世俗
之疑怪也漢楚王戊不設酒醴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
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卒受
胥靡之辱所謂傷已及而不能去者也君子固欲有為

於世而見幾明決亦不可少故以此條繼之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

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

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

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此以明罔孚當裕之意初居晉之下是始進也晉如遂其進也摧如不遂其進也總之惟得正則吉耳以上初

六爻傳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

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

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

也

此又以見寬裕以待其自信者惟始進者則可而不
可以槩之有官守而不見信者也一日不可居所以

極言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職者之不可也胡雲峯

曰孟子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又

即此意文一日不可居而言見君子當隨時審處不得執此而

遂同小丈夫之悻悻也為之兆如明道為條例司之類

說見孟子以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

上初六象傳

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固守

睽當從目後放此睽六三象傳以六居三不正

也但上九正應終必得合故曰自無終睽之理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

近思錄集註

六

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

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

困象傳推致者謂於命之所當然一一推而致之以辨其

正不正也遂志者謂於命之正者順而受之而死生禍福有所不計也

朱子曰致命程子解作推致其命其

義雖通然論語中致命字皆作委致之致猶言授命也又曰蹇與困不同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工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工之泉曲折多艱阻猶有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自不得以困比也愚按孔疏謂遭困厄之世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則致命固亦作委致其身命解也馮氏當可曰君子之處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處之則凡可以求幸免者無不為也而卒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矣

體坎險以致命
體兌說而遂志

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

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難去聲厄烏華反通
用阨俗借用厄非厄五

果切說文科厄木節也與厄別
又反言以明命之不可不致之意

此

寒士之妻弱國

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

世

困九四傳寒士弱國指四而言其妻與臣謂初也勢
指二而言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

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
宜為所從矣若不安其正而惟勢是從則惡之大者也

井之九三漂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

不得行為憂惻也

漂息列反漂不停汚也廣韻云除
去也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

則已潔治而可食矣以居下未得其用故不見食象傳
行惻之行猶孟子行道之人不受之行程子却解作道
不行之行故云以不得
行為憂惻 九三象傳 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爻位剛而過中故切于施為
正於爻辭憂惻上見也蓋程

傳解心惻作三自惻與本義異故云然按孔疏
亦解作使我心中惻愴與程傳同 九三爻傳

革之

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

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

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

已日乃革之爻辭也
必待上下之信指卦

辭已日乃孚孚字而言蓋必孚而後能革也葉氏曰六
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